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三十

名士

林石岑表 張岳

正德己卯春三月辛亥武皇將南幸中外詢上危疑廷臣交章諫上怒責先諫者跪外廷待五日罪止來者勿敢諫丙辰行人司奏繼上上愈怒群粹去下詔獄翌日大理寺繼之國寺又翌日工部屬三人又繼之上請奏怒如行

人司加甚命鎖項械手足暴廷中五日復繫詔獄待後
命是時余備數行人司同年長樂林君質夫為大理之
評事質夫長余十餘歲稟素癯繫械出入神氣閒靜
無異騎從出入棘署也越四月壬申杖於獄又越五日
丁丑杖闕下質夫兩臂無完肉流血漬街砌竟杖息微
弗續昇至同年刑部主事鄭君與聚舍遂絕就殮焉余時
卧瘡不能視質夫之殮而親見其死狀為之伏枕流涕索
曰是夏六月余謫南京國子監學正便道省視乃
携質夫喪偕行至延平付其子逢春歸葬質夫為

人忠孝沉黙心事瑩明無一不可質諸鬼神其事親居
家孝友恭儉與人信詳刑謹細不以一字苟喜怒於人
可謂賢者當質夫未死時士大夫知質夫者大率謂其
清修雅飭為善人而已鄉里非有卓然奇偉可動人耳
目者以故秉筆之士亦無從書而傳之以至於身名俱
沒若先生者余知之詳矣而能紀其行事僅止於此以
此而望信今傳後以充先生於永久亦未知吾言之果
能乎否也悲夫先生以嘉靖戊子十二月二十二日終
享年五十有五娶王氏早卒繼娶吳氏相君子無違

明文海 卷四十一 一
德子男四淡洵液涵女一適林春暉孫男二有極有樞墓
在晉江縣三十二都石壁山之原其向其葬以己丑冬
十二月二十一日狀其行者先生門人張天衢銘曰學
以為己仕不逢時吾銘其丘千載不夷

陳存齋墓碣

吳鼎

粵昔盛時名國萬家之城必有儒林世家傳其經術業
成而耆艾其考德淳風為世典刑所繫豈其微哉仁和
陳存齋先生歿四十年矣茲余特為表其墓云先生諱
良心字彥仁上世河南杞縣人宋有團練使者扈蹕寓

上虞其後轉徙於仁和曾祖振為元平江路學正避錢
鶴皋兵亂買田長興山中故先生為長興學弟子祖猶
明古田縣學教諭贈文林郎閩縣知縣考政南康知府
贈中議大夫贊治尹妣邵氏贈孺人繼妣張氏封太恭
人以季弟京兆尹良器貴故先生少業春秋經傳下帷
講誦務探其情隱至不知日之蚤暮其精如此辭藻論
議踔厲恒誦其同舍生同舍生皆愛憚先生出其下顧
謂掄魁發解如舉秋毫然典學使者考定率為選首應
補弟子正員食廩餼而先生毫不肯就推以與他生者數

明文海
卷之二十一
矣年四十餘乃為胡提學榮勅令就廩然以屢舉屢不第也蓋得將息於藝文諸經外傳歷代全史貫誦罕有遺謬諸儒學士稽古質疑於先生_{七七}為言某事出某史某義某疏如是揆諸簡冊良然由是縉紳名卿大夫咸推先生博雅君子矣弘治改元先生年六十有一應貢上春官考定天下歲貢生先生為選首明年應順天府薦為春秋第二人時泉山林諭德滿天下士也校其文曰淹貫經史對策尤奇蓋晚乃遇知己云明年分教江西之新城僅三載進丹陽縣學教諭先生素於夙若

不可迹至為諸生授經_講愛藝輒_讀不倦相得甚驩諸生或禮謁先生_{七七}受之不讓而諸生空乏輒復齋予通有無均豐約師生如父子然嘗喟然嘆曰君子之所以異於凡庸者以其存心也吾顧吾名且號我曰存齋由是學者咸稱存齋先生云竟卒於丹陽官舍時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二日先生年七十二反葬於故立在錢塘甘溪之濱丹陽為祠於名宦為先生年未四十喪其初妻張氏嘆曰丈夫大業未就奚復以家室為應存之歲乃繼娶黃氏側室出子男一曰賓女一孫子三人

炳耀煥孫女一先生平生狷介無隱好周宗族陳族大
以蕃子弟來遊者輒捐貲予之不吝益以書招群子弟
均予之貲曰以是為紙筆費且嘆曰世之貴人厭薄親
戚子謁計利析秋毫乃厚藏自^殖以飾其車騎衣裘也悲
夫竟先生卒無餘貲財潤其子孫至不能庇廡墓而先
生有從子之子曰克昌為吏部郎念其先德為買石屬
友人吳鼎表之吳子曰余為兒童時即驟擇氏子弟補
學官諸生其父兄多不樂從至以故避去者今則比屋
為子營入學斷^心惟恐後時矣人才果盛邪衰邪昔之

士非博習親師業成強立未可以蚤有譽者宦則以名
德自重雖卑官薄祿要亦有所施予不為紛華盛麗可
喜之事人亦無健羨心士之難進也有矣夫嗟乎後進
束書不觀乃誕曰昔之人無才而談天雕龍少年立取
高第稍仕輒攫厚貲營利便田宅揚^心閭里以驕淫相
高無子弟爭相慕之由是黷序為市門肩相摩以入所
期物在其中也嗚呼科第日崇人才日下過存齋先生
之墓者盍少警於斯文

董子壬墓銘

許相卿

於乎此董子壬甫之墓也董故饒於貴子壬生而穎異以志自雄猥視家殖曼然欲自別於富人見喜振施慕賢達其所遊知皆海內知名士大夫子壬足不良於行嘗重繭三十舍東見楓山公其家尚如此苟庸劣雖富貴人奴視之加詬訕為人咸咎其迂妄子壬弗為變獨時乙好讀書世所傳書無不窺尤好先秦古書卑魏晉以下不足學時經義程文行天下子壬居校中一簡不蓄也此舍生問示之子壬誦不一再行則大笑棄去曰淺之子兒侮聖訓狂夫羞稱焉有司課試得子壬文誦

不一再行則大笑棄去曰恠哉將安所寘是子壬用是連試輒融弘治中以荐應敷陳王道獻若干萬言闕下天子異之下礼部試會要路人子壬故奴視者阻之罷歸子壬自顧生世弗諧愈益放誕為無顧忌大言廣際天地幽極鬼神遠遡皇王近逮古今名達罔不評刺人聞而迂之知者悼其幽憤也或發之詩大篇短章多與雅可誦然家日落其好施日甚錢粟在前來求者色辭為可憐狀所持去乙乙盡則又破產以施若不知有家其子力諱之自若也其父痛懲之自若也既又大苦之

子任終自若以至喪明乃後已尸居齋食守里閭光歿
齒無怨言第言我固當爾佛氏所謂業障豈今日事耶
因歸聽光大師三年而卒時年六十子任諱淞其先
汴人始祖武功大夫諱捷南渡居越之新昌三世祖諱
潮遷海鹽之澉浦八世祖諱鎮遷海寧之錢山家焉祖
慧父讓母陳氏配祝氏子男三觀醫學正科升後其弟
涓季益女二長妻浙江都指揮楊輅子和幼妻同里周
玠孫男三女二子任卒以正德戊寅十一月二十三日
葬以享己正月八日所輯聖學全書真儒蓋語紫陽正

脉若干卷藏於家予聞子任客師倦游困甚或勸之幸
途媒進取者子任詩謝之曰我有腹中書不辦頭上帽
浮雲自去來難應鴻都詔衆以為迂於戲其迂也祇迂
於時匪迂於道也哉銘曰形易用兮至人事嗟聽光兮
謾自戲存弗眠兮歿而視天夢兮終古閩內斯文兮
誌子瘞光斤兮燭九地踰蹕來兮閱爾世

陶子沾墓誌銘

薛應旂

陶子生三十九年而卒七十有一年而葬之先一月其
其遺孤棟泣請於薛子銘其墓薛子沾友也感愴

泣然因書以歸俾刻諸石嗚呼子沾已矣以子沾之事
觀之古今天下之士一才一節附青雲而顯融當聲施
後世者不知凡幾其卓犖奇偉命世出倫者顧坎珂終
身名湮滅而弗彰也又豈少哉子沾長身玉立氣性豁
達甫弱冠即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嘗對鏡自言曰以
若人而僅為近代人物非夫邑里儕輩遂目曰陶痴陶
痴云乃子沾則寔不安於凡品攻苦力學務究所志襤
褐藜茅啜粟飲水陶如也久之貫穿經史而百家九流
咸汎濫出入及發為文章則入剴切工緻無蕪辭長語

初游郡學有召之弗往遂入國學祭酒司業亟問之亦
弗私謁也既舉應天鄉試再試禮部不第窮居一室杜
門自樂飲酒歌詩形影相答人以事干輒謝餽遺之弗
受儕輩乃始曰陶子其果為文章氣節之士哉至其妙
悟本原上窺聖學則固其所自得而未有知之者嗚呼
子沾蓋天下士也邑里交游尚淺予知之况寰海士人
未識子沾者其又何以稱哉嗟哉子沾委骨原野蕭然
一丘不得與一才一節之士並馳於世謂有幸不幸者
非即雖然其與白髮蒙頭紆金橫玉而集百詔以死者

則亦有間矣子沾姓陶名澤子沾其字也從游者稱為
 樸菴先生世為常州武進名家其先居於橫山徙於郡
 城運河之南再徙城西之宋莊村曾祖其祖最任寧海
 州知州父亮嫡母王氏庶母胡氏子沾乃胡出也生於
 弘治庚申八月二十六日卒於嘉靖戊戌五月十八日
 屬續時援筆致書以貽其生平友朋曰不意遂為長別
 母老子幼望一視之餘無一言怡然而逝嗚呼死生之
 際整暇若此不可以觀哉所著有近思續錄古今考
 經解樸菴稿若干卷藏於家娶徐氏子男一即棟聘吳

氏女一適謝某君卒之年棟方七歲幼且貧弗克襄事
 今為縣學生漸有成立遂卜地於白鶴溪之原以葬君
 上其有後矣乎葬之日為戊申十有一月二十五日銘
 曰玉毀于璞孰為圭璋金淪于礦孰為干將孰云可過
 終不可藏還諸造物返此大荒川流嶽峙日朗星光時
 與地久而天長

中山先生墓誌銘 許應元

嘉靖戊午三月八日中山先生張伯生卒應元與廣平
 太守翁相長弼走會哭治凡斂事明日浙江右布政使

希齋陳公來牙復會哭陳公推俸為葬具就唁其孤經
紀本業之既廣平曰嗚呼伯生已矣不可使無聞於來
世乃狀其行而使應元銘之狀曰伯生之先本姓馮氏
趙之君子館人宋建炎初武功大夫寶南從吳興其子
忠翊即安國仕台州死葬臨海因為臨海人曾祖拱杓
再徙錢塘仕為豐城主簿生子存璘七七生子鎮仕為
福清訓導遷高安教諭七七公娶吳氏寔生先生諱乾
元字伯生七七常曰我中山人也學士因稱之曰中山
先生云始教諭公五歲而孤父之友婿張瑀者撫以為

子以是從其姓伯生時七七語其友予為張氏立後乃復
吾姓竟未復以死伯生負奇誕節好為俶儻非常畫策
學無所不窺然要以建功立事為用說經亦往七七以後
世事為解覽往籍祿引事成敗君與其人對語也與人
論學疾高華曰卑之吾欲使食其寔吾之賈誼陸贄也
道榛蕪久吾力而闢之家世為舉子學顧指為小技而
自雄其才欲以所獨得括取祿位曰使我由此負任當
世事吾安用此軀為藉第令不施於事猶當以言死不
能呶嘗嚙况取兒女子寵也憤疾和枉時七七好出位

言天下大事又喜談兵島嶼難作當事者與縉紳先生
圖戰守計未嘗不在其間所指畫有足發憤憤然無能
用之者生平舍己所事已赴人之急嘗葬友人三喪損
服食行質貸棺斂族姻之貧而死者行之終其身不變
少時從先公游閩中以是與希齋公相友厚善及公來
為郡守又數年為布政使交禮如一日公不以己貴有
所加於伯生已亦不以貧賤故非禮有謁於公士以
以此兩賢之初先公既歿無長業伯生徒步入台南山
中收集逋負買田百畝有兩異母弟皆授以事無何仲

喪其貲病死田廬無幾矣伯生固大度士不能別治生
窶甚太息曰嘻士貧而餓死職也寧當死老稚轉委溝
壑乎於是從友生先貴者相周旋有規無從主人周之
則曰吾所得受也且以免諸人死嗚呼斯亦曩時高陽
狂生街亭卒之幃非即士固有侈自奉而同產一不得
入其門夫以伯生之貧而恤其亡弟生姊收其孤嬰四
三人三十年不倦如何哉如何哉為文敏疾多奇所著
無事公傳毛穎問荅等篇數千言古詩文數百篇瓌恠
宏放類其為人然終困一第丁巳秋始貢於有司而病

不可作矣生於弘治戊午五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有一妻陳氏生子男三靖翊端廣平之薛云爾初應元與伯生長卿及仲凱舜佐即梗良用諱業吳山之陽五人者志相得也伯生常以為苟得效用願有以濟厲著白於世不望相推轂取高位方是時伯生氣銳甚遇流俗人不能忍視中有所觸常終夕咄咄不寐起兩作炬光向人髮三十餘盡白矣其後予為秦州伯生書於予高自閔悼辭旨橫決且曰兄弟三人有田五十畝均之則三人飢捐之則二人飽一人饑不如捐之於是并宅

一區盡以與兩弟獨跳身出夫婦櫛斗室以居予為戲語寄之曰世事何煩雪蒲顛憐君三十氣無前肘邊金印何時掛耶外今無負郭田蓋伯生常自許有縱橫才用且曰吾雖儒衣冠予然吾節使也其後仲子貢朱上春官卒翁子即子同舉進士為郎出典郟方州之選二子果皆有聞可傳後如伯生指獨余最不肖濫於末行而伯生終窮以死悲夫銘曰使驥捕鼠笑於狴狸干將以綴履曾不若彼織錐壯夫有懷曠世與期營彼秉庾為孺子嗤為壁毀喜兮與珉完鄙兮等歛於斯氣獨上

指兮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九

墓文三十一

名士

郭半山墓銘

王維禎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吾外舅安陽縣丞半山郭公以今年六月五日卒於家
 其子曰岱者走价京師以書泣告曰嗟吾父竟坐前疾
 不起矣且卒張目呼岱曰若銘我則累堦王太史連呼
 曰致意致意回言訖暝予手書驚迷戰栗書失墮地

拾復讀則大哭已為位再三哭曰鄉槓之地也即其惟
與公別公疾且稱已何謂其至是也痛哉痛哉公兄弟
二人稱鳳谷公者兄弟也弘治中督學遼菴楊公試華
州士公及兄咸躋高等遼菴公極嘆之稱曰今二俊乃
何避東氏子東氏者指副使蔡軒翁之子今顯者四公
時為士有問望也然郭氏母寔蔡軒同母弟蔡軒之子
若車駕公都運公御史公刑部公斯四公者皆呼郭氏
為兄弟校業上下然四公早達二俊乃愈益發憤增修
有試輒冠其曹至大比則數困弗利鳳谷竟用貢為滑

縣丞公丞安陽當其時與谷氏齊稱俊者又有管白泉
氏後亦以阨塞為瀘州學官里人語曰無為獄：盍觀
管郭言負才氣不大售也初公之貢於太學也諸海內
才蘊之士無慮數百公與游皆輒敬服之久之司成趙
公聞遣子來從曰郭生閔中才也從之當益其雄在安
陽六年丞歷於令不專制大施所司皆米鹽細務一至
輒了乃日為嘯咏有所抑鬱不平盡泄之詩又為教民
謠數十章咸劇從文質令易曉安陽人崔後渠先生者
以文章議論高一代鮮許可見公製每賞之公既高自

負恃而守彰郡者又鄉里後生故常尊禮公今為下吏勢絕父亦於遇之少謹畏容竟以是中傷之遂致仕歸歸之十年為嘉靖丁未卒父諱從禮字以行本蒲城人曾祖瑄以棲縣丞歸過華州樂其勝著土遂為華州人瑄子璽二子長曰經聞喜主簿次曰絃驛丞驛丞二子長從義辨鳳谷為涇縣丞者也次則公涇縣二子山為寶慶通判岳為太孛生公一子即岱書顏体有名籍禮部儒士而又有岫者為江都主簿於公為從子郭氏蓋世有衣冠云公三女楨娶者季長嫁生員魏自修魏

父知縣次嫁生員東夏祖吏部考功郎中皆碩人朱氏出朱氏為岱娶知縣李公傑女傑女賢岱有三子祐之祐之一尚在抱郭氏雖世祿入隨費亡為子孫立業故官罷輒窘自父謝歸而管白泉氏者亦從瀘還二人者倡里中長老約為酒會旬六七舉不舉日公宴於家岱及孫為勸觴間逆諸女為具食用客禮接之因遂竭資然公竟不以貧故戚懷訢如也恢如也人與居多親愛之亦每急人之難不言人之過其甥故代州太守楊南涯氏取溫厚坦曠四字狀公德信哉疾此卒

里中吊問者履接於戶公生成化九年五月六日距卒年七十有五即用卒年十月某日葬窆在滑縣公右楨既奉遺令次其生事始終遂銘曰矯：郭公兮噫位卑才崇兮噫傑者固窮兮噫此屋藿蓬兮彼棟隆：兮噫

張唯忠墓銘

顧璘

張君唯忠諱翊本姑蘇長洲人也洪武初易置海內編戶徙其先世於上元遂為京師人君以上四世皆善人不顯父諱晟個儻有風誼嘗憤：思大其家謂儒者取青紫在詩書非真天人也吾老矣責在兒輩乃大購古書藏於家君性沈遠知父志力修學業能讀歷代史記及國朝典故居常非定省及父召不逾戶限或出過里人不識為張氏子也家本在市凡俚語玩劇一切不通曉每對客自尋奧義謾不知客語云何唯：而已人多以為癡常從司勳陳宗之受尚書弘治甲子以應天儒學弟子員中鄉試再上禮部不偶其勤學在館如家在舟如館不奪於可欲及家：人問京國事與所過城邑皆不知也試事大理日取獄案勘詳輕重曰用世貴知律否則腐學究耳其學雖天文地理星卜草木之書無

不涉獵非以干祿為也今年夏夢神語曰金公請作調
覺而愀然曰金秋風也調與吊同音秋人將吊我也一
日往別墅有自城中來者曰某坊火君曰吾里也恐燬
吾萬卷急馳馬歸馬羸多頓遂得疾竟以九月六日卒
生纔二十七年而已嘗補蘇伯修名臣事略缺遺纂定
元名臣言行錄四卷又采宋史臨奠大臣之禮為一編
曰臨奠錄示大臣宜厚也夫六籍道衰學者率汨意於
利祿自子夏高弟且曰出見粉華盛麗而喜况下者乎
唯忠五歲露芒穎太常陳公師召呼為德美而不名七

歲屬對過人十三知讀書二十二舉鄉進士世所嘗言
聰明者易流而君恂、謹愿如此豈所謂篤信好學者
非邪惜乎未見其止也母周氏前母羅氏配鄭氏與君
居年久耳熟文義至能屬辭男曰鶴齡女曰淑賢皆幼
君疾革遺言屬執友陳魯南為狀十月某日將葬君於
建業鄉張家山之原其弟翺持狀來請銘、曰顏氏好
學以天終也噫茲有同志天復同也噫豈曰斯道不可
宗也噫天乎天乎莫得而窮也噫

余山人墓誌 董份

史董氏曰材難之稱自昔以來久矣予睹傳記詭時自放之士肆志佚行大雅所不述而紀冊載之違者誦焉蓋其材亦有奇也予獨傷世慕融顯而忽簡傲喜常蹈而惡殊軌故齷齪者進訶訶者退彼倣儻負俗者生不得籍死不得誅而豐爵厚植之家力能附名公先生振揚其先以施於後而名公先生亦往、假借於文辭傳益其事以為重故富貴之家仁義存而貧賤之士名行晦予竊嘆之乃余於予山人有足悲者即使山人與世之勲德馴行之士自較其長短予知其不同日而語矣

比之庸、浮沉里巷積著親負纖鄙而有所託以施後者此其人何如哉予故稍撰叙其事母令其蒙晦沒而不著焉山人字濟之始自稱月山後乃稱華陽山人然月山之稱行於世吳越間自士人以至吐隸皆知有余月山氏者其先餘姚人後徙海鹽至山人徙潯溪潯溪為烏程大里多士人雍容好辭賦山人喜遊之賃舍其南里居焉性敏辨善記問小嘗從所親閒詣郡吏乞部使者所下狀郡吏重有難色約以重賂吏乃持牒手示之山人方一奔目因躡所親曰第出、而覆其辭所親

復以核吏不遺一事乃皆大驚人或口舉其歌詩至數十山人疾之不遺有難以多者至十數人皆舉數十山人益疾不遺當其舉時旁頌諧笑雜以酌荅若不經意者人以是稱服居常能日誦數千言然山人亦自恃其博其於書不暇深也讀書不肯為舉子業專為歌詩皆取立就常從人呼韻畢句成能輒至數十篇皆亮節逸響慷慨超絕見者稱善而山人酣頽叫謹亦若不經意者人以是愈稱服然山人亦自恃其捷其於詩不暇深也好大言盛自詡獎徧易其坐中人坐中知其多端

有口輒交務相折而山人譏諧百出莫能窮者坐中皆靡其遇富貴人愈益甚富貴人聞其材有欲振其貧者見之皆否終其身竟困然其所屈服如茅黜部蔡歸德則又從少年識之傾身抑下此又異也家貧嗜酒喜大博常治小舟繫所居畔每所遊吳越間好事者贈之滿舟即還多畜酒饌遇過從者醉飽歌呼誇羨所有數見擊鮮不自知貧也或時召博家一擲而盡則又泛空舟出遊而返復如初人或規之以子之材稍自損挹何落魄至是且不及此事稍以贈遺漸斂羸省一買田舍

明文海 卷四十五 七
為後日計乎山人乃嘆曰吾非不知顧不能也。從人間選奕求活吾願適意以樂吾貧耳取死之日千金與虛筐等也吾又何後日之計乃益縱酒博然山人其後亦賴勲部諸子居田數畝屋數椽吳江某地之上遂卒於此勲部厚賻之移書告歸德及予經營其後事會勲部謫廣平郡而予北上夜過於清和屬予志余山人既而廣平轉南駕部予乃寄錢為山人買墓地寄志以告山人嗟乎如山人之材予志之使人知貧賤而有壽者不至晦沒又惜山人不重慎其材而放達以死也山人

死某年某月日年若干父某母某氏繼妻某氏子某女
嫁紀某：年月日葬某地

彭老峰銘 鄒元標

彭老峰公沒者十二年予近從友人所得所謂四合燕語者蓋公生平所殫精者也燕語一名龍門步響一名史館鉅毫一名樂部片瑯一名藥林國老并之名四合燕語步響者公雖握鉛槧乎勃：有投筆志庚戌虜蹂兵連塞下欲上封事不果隆慶改元又欲陳萬年書俱為達者阻蓋取法衣布言事遺意云鉅毫者公最熟往

事有獨知之契者斧鉞衮袍毫不少假借庶幾一時直
筆哉公跡適域中境與心會輒有題詠而詠不全錄
有閔世教者片瑣志不多也又問閭瑣屑耳目覲記備
書無遺取國老各適於用之義公用心亦既勤矣初為
諸生最有名常樞趨羅文恭聶貞襄二先生門墻二先
生大器之七試不偶人以為屈不知公得一當其英雄
慷慨之氣或摧阻風塵即稍：自豎沉酣六籍發為著
述未必若是富且都也由今眎之公必不以彼易此吾
吉文運盛時公祖父魏科聯第一時煜華而最恬於利

水厓先生官方伯繼雲根公不事生產家無遺殖所遺
者古書數千卷以故公兄弟子姪發而讀之能知古作
者用心公弟筆峰君亦詩書滿腹雍：揖遜若先生者
可謂善自遺子孫公可謂不負先生矣予高公誼嘉公
學敬索公子元鑑狀而為之銘憶予初中鄉試公持刺
謁予同儕憚公有心疾尼而不與公親也予時為快
今銘亦可釋予憾矣銘曰貌拓落國士之竒腹便：經
史之笥獨抱遺卷系餘之思噫

銘者也瞿氏仕宋季世子孫散居於吳其在海虞者及華亭之上海市者皆同宗而嘉定之瞿則洪武中自上海來徙至於君十有一傳矣世居松江東以本富君生而有異稟見父兄用服田益拓貲產奮曰吾獨不得為士人亢其宗乎成童之年即自知刻苦學問弱冠補邑學弟子員未有名乃遊杭州從專門經師學三年然後歸其篤志如此已就提學御史試御史果賞其文署為諸生第一君於舉子業能揣摩他人所好孰能為之每當就試得旁郡縣所試高等文讀之即曰吾知所以與

之矣已而果然屢不得志於京兆意頗怫鬱加以用工若積成羸瘵於是將少休焉而平居非書籍無以為娛乃曰古今成敗得失之林具在諸史讀之足以自廣今經生之文殆欲充棟一毫無當於用吾豈能終身作蠹魚其中耶聞邑有張茂仁先生者通古今好言經世之學即贄見而延致之與朝夕論說而君之讀史復如治舉子業之勤雖點畫音聲之偽必訂而正之不獨通其義而已張深念之嘆曰人性固不可化吾欲勸君少弛尚不能豈能令吾家年少勤也異以諷止君而不為改

也客或以後嗣開君言某所有好女子父為官所急謀
嫁為人小妻以自贖方促膝語而張自外至客去問知
之為言曰君且念無貽父母憂此事正當心跡兩絕耳
君即時以其言謝客然至藝文之事進取之際往獨
行其意故其既病猶力疾再就有司試而卒以瘵死悲
夫君事父母孝既踰壯每侍側色如嬰孺元年二十以
長獨持門戶使君得優游于學故事之加恭性儉素見
人有鮮衣怒馬者即代為之慙尤不喜相徵逐為嬉遊
至聞有好讀書學古道者雖其人或與世濶疏唯恐不

一當焉所以為贄幣餽遺之費畧無靳惜也君娶於沈
所居鄉之望族也世多有顯者未及成子姓而君病以
天以兄之子允晉為君後撫而教之庶幾終以慰君之
意方君之讀書吳山也予遊西湖過訪焉問君亦數至
湖上否君愀然曰吾去父母而羈于此將欲以有得為
之縈也何必復為山水遊乎因引予至絕壁觀宋理宗
所書見滄二大字且曰此先達茅公讀書處也予窺知
其意為嘆息之乃別又嘗偕試合肥還過京口會雪霽
未消與同行數輩往遊江上諸山予所至必陟其顛獨

君能踞跚以從因相與極論山川雄秀及六代之所經
營皆弗吝於大業而田為高皇帝興王之基至一時虎
臣若俞廖之巢湖常開平之采石於茲行也皆得憑而
弔之而想慕其遺風餘烈予以為如君精悍沉深使其
遭時必當以功名自表見而卒因以夭為可悲也因志
其藏而銘之銘曰材也如弓受藥學也如賈欲贏孰虧
其成而力與爭耶天乎人乎又孰於其生耶歸爾之骨
從爾考妣寔惟爾兄我銘以昭之俾後其有徵

朱濟之墓銘

唐時升

余友朱濟之內無治生之憂外無希世之意目與其徒
奕棋飲酒未嘗有寵辱得喪之感身處薄俗机械在前
戈戟在後君放言高論唯意短長無所避諱而利其莫
及焉朝廷之事薦紳先生不及知者君莫不聞當代閥
閱之家雖其子孫所不詳者能道其所自家有圖史千
卷名畫法書尊鼎玩好之物羅列室中良辰令節必致
其故人採擷名花之英徘徊美樹之蔭談笑傾倒非日
夕不能罷風雨晦冥則焚香淪茗賦詩咏懷多至千百
篇四方之賓客至者未嘗不留：未嘗不醉歲中不數

數出戶偶過故人之家必惓然一笑若自遠方來者三
伏未至輒棄巾幘雖見所嚴事者袒裼相對無迎送之
禮身不被風雨足不踐塗潦者殆四十年嗟夫人之生
也與憂俱生富者患在多藏貧者憂於屢空狗當年之
榮者營：如餓隸於後世之譽者廩：若拘囚若夫養
志三畝之宮放意六合之外曾無訛讒之累永保性命
之期蓋千萬人不能一二也君十七為縣諸生性至孝
友當其父對尊薄時君為條對始末庭燎燼藝衣及肌
不動當事者以此重君事遂解散平居所述孝友之事

意氣鼓舞若親祭講鞠脛於其間者朋友有無唯力是
視卒之日哭於其室者若失天倫焉元配張氏為安吉
州守鬻之女也通詩書能奕棊投壺恂：如書生嫁未
暮而天繼晉氏而養於其舅魏氏二姓皆崑山之甲族
也孺人恭順不妬謹事姑嫜夙興侍立至中夜不敢傾
倚見有所謂讓則顏色無主徐察其意者所在而解之
及送終之日悲戀過甚宗族稱孝焉銘曰少而明經不
及以顯榮老而為詩不及以成名然以是貽子孫之典
則而陶冶其性情若令君逢時遇合而馳騫於軒冕之

迹或與世之作者爭奇鬪麗於翰墨之場其為殘生傷性一也惡能散髮肆志以終天年而悔吝不生也耶大夢既覺孰得孰失當欣然一笑於太虛之表其視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者為何物哉

徐文廉墓銘

唐時升

余友徐文廉諱允祿年六十二而亡吳越之士推重其人以為海內寡二者蓋四十餘年而君顛躓困頓不得志於有司者殆亦四十餘年然其志節卓然自待以古之人造次不入非義博學方聞通古今事變識與不識

莫不嘆息以為非濁世所有者終莫能泯也君之六世祖瑄官至中丞有功延綏為當代名臣子暉亦成進士至少叅暉生灌為縣諸生盡廢其先業為寡人灌生傳傳生應敏為君之考也為縣諸生君穎異絕人年十五就童子試郡守李公賞其文謂與竒童李名芳沈紹侃並驅三人皆嘉定人也是歲入郡學為弟子時已名聞四方後三年學使者謂變壞文體被黜特以年少收入社學自是文益竒一篇出遠近爭傳誦之謂為雲蒸霞爛紫鸞朱鳳翔舞霄漢間各欲延致之而獨不得一當

有司之目後二十餘年乃獲一試京兆復罷歸時冢宰
孫公翰林學士馮公吏部顧公皆願交焉而王文肅公
父子深加推獎謂目前無此人是數公者皆當世聞人
為文章司命噓枯吹生齒頰所及立見光彩而君終無
一言借其推挽亦有陰為君地者而君落莫自如自謂
時命宜爾也君弱冠喪父家益貧半菽而食雜以藜藿
為二弟婚女弟嫁皆假貸以集事已而有祖母之喪仲
弟死有遺孤又喪其室人長子既婚而天有遺腹孫亦
殤生人之慘酷^無所不備而君阨窮中矯^不不懾高談

雄^辨滿座推服性又好客、至輒留出其粗糲共食或不
能飽君亦不以為意初余自郊外入城君時、止宿君
與友人劉侏伯談說經史余擁被坐與相酬答各盡異
同率至夜分後余泛盪無常業聊以筆研自娛介伯兼
通歷律堪輿陰陽術數別慕歷代事成書幾至千卷君
獨表章聖經初為易說旁治毛詩尚書又理春秋三傳
作史論自周威烈王起至元順帝止凡若干卷以君制
舉之文而致身通顯誰曰不宜無何遭逢坎坷不得與
初學庸兒伍乃若參酌先聖之微言以垂將來固不朽

之業也而其書出於淪落憔悴之人身沒之後誰復有
 知君者吾又恐其以粟甑也子二人來京永邑長生二
 女未嫁^軒計未有所賴君平生常以義命自安若以
 他人處之有不任其憂者矣銘曰士不逢時一龍一蛇
 然唯世無知者故玉混於石珠沉於沙汝曠之文流布
 海內而學士大夫已採擷其芳華乃其終始齟齬抹殺
 以沒世人亦有言時耶命耶晚而羽翼前經其書滿家
 後世觀之尚可想其人子孫保之勿俾疵瑕

陳大士墓銘 文南英

歸物之而為之銘之以下之福

川義門自義門
 入自双井從臨
 而上十世祖仕

榮舉勝國鄉荐第一曾祖永厚祖金珙俱以淳德聞考
 儀通五經及諸子家言少隨父客閩汀州武平教授其
 地號大師因娶於其里之鐘氏是謂贈母鐘孺人儀亦
 以大士貴贈如其官大士生於武平象洞幼無師贈公
 得大士晚穉愛之尤不欲苦以吟讀顧其聰穎天授四
 子之書若五經章句聞而誦之而解之而別出新意奇

明文海 卷四十九
之業也而其書出於淪落憔悴之人身沒之後誰復有
知君者吾又恐其以戾訕也子二人來京永邑長生二
女未嫁訕之計未有所賴君平生常以義命自安若以
他人處之有不任其憂者矣銘曰士不逢時一龍一蛇
然唯世無知者故玉混於石珠沉於沙汝曠之文流布
海內而學士大夫已採擷其芳華乃其終始齟齬抹殺
以沒世人亦有言時耶命耶晚而羽翼前經其書滿家
後世觀之尚可想其人子孫保之勿俾疵瑕

陳大士墓銘 文南英

公諱際泰字大士號方城其先系出江州義門自義門
分入建昌双井里教傳而有小五公者又自双井徙臨
川卜巖平居焉遂世為臨川人繇大士而上十世祖仕
榮舉勝國鄉荐第一曾祖永厚祖金珂俱以淳德聞考
儀通五經及諸子家言少隨父客閩汀州武平教授其
地號大師因娶於其里之鐘氏是謂贈母鐘孺人儀亦
以大士貴贈如其官大士生於武平象洞幼無師贈公
得大士晚穉愛之尤不欲苦以吟讀顧其聰穎天授四
子之書若五經章句聞而誦之而解之而別出新意奇

慧驚人其地宿儒名為淹雅出其下遠甚稍長竊模擬為文章所以能文章之故事絕常軌語具陳氏三世傳略中武平鄙邑無所用異物大士既冠而室乃決志歸臨川年蓋二十五矣歸而困乏不能為衣餽計居三年始受知於邑侯滄孺袁公督學太蒙王公補郡弟子又六年而餼、二十八年當崇禎己巳始中明經選踰年庚午始登賢書第七人又五年甲戌始以春官第二人成進士至丁丑始除行人官行人四年一奉差蓋藩冊典試黔中最後護蔡相國、用喪而南以疾殂於濟寧

終始四十年而出處之事畢矣然其為諸生特久耳大士曠代逸才眼高手捷生平以詣力佐其神悟筆下沉博宏麗途逢嶮險不可思議掉臂軒眉孤立行一意不為故跡所封不顧世法世眼以振迅而興故大士之文章道義意氣聲名鼓動天下數十年無能敵其響者而所及於當世之儒生士子殆志苦而功高耄乃一第不獲竟其弘偉豈不痛哉且大士負經濟寔用智勇沉深悉古今事變明練老成所抵掌天下大故必當際會期可見諸行不苟為異同亦不屑、於腐輩繩矩使國家

能庸其少壯足有所委寄分明朝廷一面之憂而困頓
挫折之於彈琴寤歌之際顧若此何以徵大士大士初
不意功名遲暮故其膽氣悍如能澹然於過合通塞之
間不少芥蒂視一切矜炎競熱者胷中固奴隸之矣既
晚達又不得上壽官亦不顯文止曰所云大士無從多
見此真知傷大士者哉至若大士所徵自見者於大士
猶杪忽耳如戊寅建策平妖一事也已卯應詔陳言一
事也戊寅之歲妖賊張普徽僭號峯山大士時以使差
歸里普徽擁衆數萬震於其隣勢轟熾不可卒撲郡太

守某臨川令某：不羞誦與走矣會撫臺解公視師至
昭武大士發奮上密畫於軍府解公領其計曰解遂移
節盱江逼其穴而求之叛魁以其元饋焉散妖為民氛
悉平太守以下媿沮欲死大士功也臘冬大士報命未
抵京寇已瀾內地崩七十餘城擄殺男婦生口百萬：
大士可以止而弗止也疾驅入都門憤：對衆而言曰
君父憂危而文臣工於覆堂武臣拙於死難有識之士
反噤口以施奈何明年有詔諸臣皆得言方略大士條
十疏上之疏並留中予讀其疏慷慨激烈警切深摯語

破庸人之論惜其稿不傳予惟宋建炎間其大僚肯言
事而慷慨激烈警切深摯者無過宗忠簡李忠定二公
然一疏上黃汪輩輒以為狂高宗不省終至措國於西
冷不復恢有中原大士喃：崇禎之季豈異於此與夫
以大士之志骨才識心魄而天不與之時人不與之位
徒以老大傑特之氣談痛癢於庸人彼橫金尸素之流
誰暇遠謀大士雖有喙三尺不嚙噓以死得乎嗟夫此
國勢興衰存亡之所繫判也其幾見矣為大士者可悲
也夫大士雄姿毅采英悍浮於眉宇聲琅：如出谷鐘

名噪海外未嘗有溢志倨色以文章朋友為性命愛好
人材稱引惟恐不及士有纖瑜必獎許播揚之使就其
所長故世之學大士與為大士所拔濟而成名公鉅卿
者無慮數十百輩善持議論微入豪出一往百折曲其
波瀾宛委之致可令老嫗聽之亦令名流俊士適其中
若高岸深谷不敢窮其所至曾勝舌：勝筆：勝千古
非諛耳生平不喜誦學不談禪蔡雲怡以二美妙天下
欲與大士說微往返數千言竟不能屈大士而去二書
今存其一以觀大士洒：落：固非目前誦學談禪者

之所得而裝裱斯人也予獨惜大士湛於經術精於史
學而不得在中秘領袖諸賢以完一代之書具真寔經
濟而不得忝過俾居樞要若方面之任以展抒其懷抱
區區用文人之雄取尊令後烏足以暝大士哉子三人
仲季以才著好學工古文詞磊落有高志知名於時大
士暝而無憾者此耳大士未死時有四書讀四書正義五
經讀前後制業近萬篇行世文集若干卷其半久傳於
天下其子編次其全部藏於家予思誌大士何易形容
亦何可悉數然如張禮部采之序羅禮部萬藻之傳厥

子之述詳畧相差法當並觀可以識其風云銘曰大士
之前無大士大士之後無大士以大士之志骨以大士
之才識以大士之心魄而僅止於此天乎予負人乎予
負抑聲名乎予負

員任職者乎平員
 之卜以心大士之心
 之可與大士大士之
 子之出特各以表志
 員任職者乎平員
 之卜以心大士之心
 之可與大士大士之
 子之出特各以表志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一

墓文三十三

忠義

孫炎墓銘

宋濂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
 顯卿皆為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
 跛於書少所不通喜雄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
 莫不畏其口長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

君煜皆以詩名君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趣下筆一掃百紙可立盡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奇相勝每得一雋詩提案大呼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豪傑間出遊四方君既以氣自負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豈黷黷輩伍邪然卒無容之者竟因而歸歲乙未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與論君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智能士以圖大業上甚悅辟為掾每問以事慷慨激烈所謀多合上心上愈重以為可

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尋改池為華陽府即拜君為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為省都事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非君莫可治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為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其自辟任君定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踞階下諭以元將亡及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生否則必為糞粉語甚剴切民皆叩頭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

以為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君亦下檄屬縣
徧諭之因是投兵來降者相繼於門數月皆化為良民
君復擇其驍勇者練為兵時：肄習之技其服衆者為
長有寇則率以禽寇事罷散歸為農有所警發馳一符
立至軍門無敢或後姦吏巨族素驕橫者歛手吐舌畏
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皆縮氣屏息如臨
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者治郡晚時上欲用
人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
中不肯出君患之鈎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

在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溢尤為
處士所推劉君最有名亦毫俠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
恥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奉君：作詩
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為書數
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君劉君無以答遂巡就見君置
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壘無礙滯劉君乃深
歎服曰基始自以為勝公覩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
君既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君主寅二
月苗將賀甲李乙叛襲君而所練兵亦應之君無援被

禽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君降君紿之曰若生吾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心恐留自遺患過夜以燭雁斗酒饋君曰以此與公訣君拔佩刀割雁舉卮酌酒仰天飲曰嗟乎丈夫乃為鼠輩禽然我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噴目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叱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裘乃上賜吾者賊勿解吾當服以死引枕而卧賊俟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三十又三事聞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喪歸塋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戊申上即帝位念君

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君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一子毅繼乎氏君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過變所為可稱道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為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年然忠義之士當與天地長存不足為君憾也君所為詩若干卷門人蔣敬編次傳於世銘曰元季政亂盜若蠱戈矛相剗河漢紅江淮中間飛一龍誰其輔之惟羣雄維時孫君起章逢齒牙差、萬劔鋒陸前論事聲震鏞帝一見之為動容俾知大府佐幕中鋤姦剔蠹剔罪功

括蒼告降內猶訂詔君持節總兵戎足馬三矢韋一弓
 徐行直入如涉空羣酋喋伏偃且恭大開城門滅燧烽
 口宣檄告俊頑允敢有弗俊屠其宗銷兵鑄鐵耕以農
 生民有如魚脫置拔諸水火哺殮饗莫_徑內能據崇墉
 乘其不備襲且攻君氣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蟻蟲
 仰天叱月：為東義不負國循以躬游視上天化白虹
 下壓賊營賊眼矇大軍四來若雷春折骸解項殲羗猓
 死事上聞帝哀恫贈官復戶頒爵封生氣燁然薄蒼穹
 生為偉人死則忠位卑壽晉名譽豐脫令耆艾登侯公

死而無聞鬼猶夢取彼棄此孰織洪史臣焯行鎮幽宮
 名與天地期無終

王珪死事本末 劉楚

嗚呼義士不可得見矣若謝彬所言廣水都巡之死於
 戰也豈不悲哉其言曰當至正辛卯春彬為行販往淮
 河時道路猶無他梗其夏汝穎變始作民則大恐明年
 壬辰河南省右丞某奉旨搃兵出捕至隨州時應山民
 已先降賊官屬解散獨廣水鎮以正君故猶固守不下
 君聞右丞兵至即馳謁言事右丞奇之署叅軍事俾復

應山旋以功攝令久之寇由滋而右丞所提兵遲疑不
進民困供饋君凡三上書請急進攻毋玩以養寇右丞
怒曰若書生寧能戰乎吾令若率先鋒得毋怯乎君曰
誠得效分寸死不憾即受命領驍勇以前不數日連破
賊圍猶奮擊不休已而寇乘其後右丞兵隔絕君引兵
將向德安未至聞德安已陷衆皆潰君獨與麾下數百
人投孝感之新店會劉禹章吳思明等方舉義聞君以
省兵至大喜迎之君知衆心堅可與共事即率其衆及
商民之來附者凡數千人屯新店掘塹植柵令老弱運

粟聚堡中出與賊首黃思明大戰於蓮花寨破之拔其
小寨凡一十九所折馘以千百計得其輜重以歸兵勢
益振明日寇悉衆來攻君退保新店寇圍之逾月糧且
盡援兵終不至君知不能守顧謂劉吳曰事急矣奈何
設有不利必不可為不義屈趣出戰果為賊所敗君與
劉禹章俱被執君罵不絕口賊欲殺之劉曰彼叅軍爾
我乃大將盍殺我君奮呼曰我奉河南省右丞軍檄出
征逆賊不幸勢窮為賊所執當殺我毋害劉也亂兵遂
斃君於城門下劉被劊吳以千餘人遁五公山賊追及

之猶格戰數十合死傷過半終不屈自刎死時某月某日也彬田野質寔人與君同里其兵敗而死親見之其言宜可信君既死彬獨與其徒渡江得間遂歸時為鄉人道其事云嗚呼珪亦真義士哉記泰定丁卯間余侍先祖翁側見君以諸生來謁体榦魁偉冠帶翼然執禮卑遜進問起居外徐出所業懷袖間鞠踞從傍請益時翁年已七十餘為之色笑辨說疊疊傾竭至日晏猶不退時余年尚幼亦不知其所謂何者也比稍長知就學君亦出遊臨川拜吳先生以歸而先祖不可作矣君過

門哭奠甚哀退與先君叙通家禮談功名事磊磊落落如掌股問物益浩然四方志矣及游淮漢間聲名籍甚余讀書山中追思為童子相見時事為之惘然後過武昌見威順王獻黃鶴樓賦嘗憾不得讀其文繼聞其從應山令魏進入京師伏闕言世事又恨不得見其書最後聞以荐者為應山枝官而調廣水都巡也吾固疑其或有所不屑為孰知遭逢不淑竟終於是哉嗟乎天下諱言兵久矣珪以一介書生負奇氣常易視天下事至言兵忤時相意幾致危感不勝憤赤手奮窮旅中避

迨知己以烏合之衆轉戰百萬之寇卒以援絕力窮死
酌其言悲哉嚮使右丞錄其言惜其微忠置之幕下以
盡其一日之長不使冒敵境或後先出援相與為犄角
則成敗槩未可知不幸君以孤軍失援死而右丞亦以
怠傲覆敗豈非天哉若劉吳之於君非有平日之素與
名位之定也徒以彼此急義一旦邂逅於顛沛之頃卒
能爭死以正名殺身以就義若素所感切而安於撫循
者豈非義之所在固當然歟而或者不察至事債勢去
始扼腕撫解謂天下無義士至詆儒為不知兵豈其然

哉君字方剛其弟果以余為通家請書其事義不得辭
敬述而論之俾歸以附其家傳云

崇德李君墓誌銘 舒芬

崇德死予瘡甚伏蓐不荒走哭。於家慟侍者曰子亦
弱喘餘魂其母傷哉不知予於崇德死不能不慟者有
六焉以諫死。杖下酷烈一也死慶壽僧房惟一二僕
之手二也予輩厚善者皆呻吟不能與歛事徵蔣虞中
奔往視則棺不可蓋三也始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
子警道東巡視岱宗厯徐揚抵南京下蘄州復浙江浮

漢馮登太和大獄且遍中土繁麗人情洵俱變巨測
將相大臣多從吏之子鄉同年夏考功萬儀制館中汪
子宿輩約風諸小臣連章乞留十五日早報免朝予率
館中同年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
時百司皆懷疏集闕下太宰陸公沮之且造歸惡語朕
時夏于中萬汝信過予扼腕恨予因邀陳太常至俱酌
之酒贊之云匹夫之志今其可效三子遂於是夕在吾
寓連疏入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
天爵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

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
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天威震怒以
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下錦衣衛獄以舒
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倅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
而行人司疏不報以通政司壅之也諸君待罪離次至
二十二日得報命余廷瓚等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
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梏拳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
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梏拳
跪五日時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大言車駕出必不利乃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九
肉袒戟刃於胷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
避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尤顯者至減
去辦事官吏易箱笈以色服在昏暗中若異流然妍無
所容益謀蔽惑請命禮部告示禁一槩言事者通政司
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叅劾各屬為妄言者而天威遂
不可霽乃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一百有八俱午
門前去衣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其餘罰俸六箇月四
月十六日己卯是夕月食命黃翬等六人午門前俱去
衣杖五十徐鏊邊遠充軍其餘為民林大輅周叙余廷

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杖四十降二級時死杖
下者員外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質夫照
磨劉珏行人司副余伯獻行人孟子範劉平甫李德卿
詹敬之與吾崇德蓋十有一人而傷夷未起者尚多也
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予四五人而已使予能為
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疏且緩矣諸公之氣亦哀矣安
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慘死而我獲生四也是舉也雖士
氣少振奸謀少沮而國体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
月我與崇德同投文南京禮部明年同入國子監馱背

一話遂相許資麗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
又同年為進士戊寅春大喪朝夕哭未畢議往視山陵
予度其且至宣府明日上封事崇德過予曰夜間報似
非禮之禮微子莫能辯所可但已乎予告以疏早入矣
崇德欣然曰適奉慰時與羣可語者料此義須君發之
果然人將服我知人也子視我真知己邪是同年相知
莫深于崇德六也嗚呼予哭崇德死有此六者烏能不
慟哉崇德以四月二十四日死其家人將奉柩歸塋予
南竄限又急以五月昇疾登舟大行潘宗魯使人來曰

崇德之知惟子深墓亦惟子銘也嗚呼其奚辭崇德諱
紹賢李姓先世巢縣人以戎籍編泗盱眙曾祖宗祖華
父本有隱德尤好士樂賢母黎氏繼母曹氏此崇德系
也崇德生成化辛丑年十有一月七日幼穎異不羣凡
兒及冠見大志負時名與夫孝友稱於族豈弟稱於鄉
義理稱於友文章稱於主司翰局稱於觀政予不暇詳
姑以其同朝一二事利害詔諸後來君為進士觀政戶
部未浹旬部銀餉邊例有火耗羨餘在自好者猶假義
取之君悉籍付有司且盡以其費還部夫以寒素士偶

值數百金之利畧不誘去其器何如邪授行人月餘齋
 孝貞純皇后遺詔往江北至徐州開讀徐因水次倉守
 以羣閹勢熾熾炙率更視州衛職官茲偃然席班首君
 立詔左從容令去其席搗不得與職官同禮俾帖然去
 有不怒而威者矣比縉紳逮繫多以逆此輩君畧無忌
 直奴視之而亦無能中傷蓋禮度辨析自足服其心耳
 予嘗評君學足以立政才足以濟時義足以存孤謀足
 以奪人之志而深沉大度好惡不形尤人所難及惜乎
 仕未久政未及見其大行耳斯人也而止於斯邪是之配貴生女尚未有子故君有諸弟可食李氏鬼也君嘗有遺恨銘曰

孰不有生貴踐其形孰不有死貴全其體汝形之踐道
 通常變汝體之全未喪其元忠犯人主鼓茲進旅禮服
 閹人嚙伏不狴汝沒寧汝墓我銘汝後有立有需杖及

孫少卿墓表 崔 銑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間道也都御史藍公
 章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懦扶風知縣孫壘毅而多
 知可使遂檄壘往城略陽扶風君既至略陽將下令順
 恥之教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日周行
 相地勢布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屆期蜀盜卒至城三

面成東門觀堵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也曷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扶風君抽拔佩刀砍坐杙曰敢言亡者如杙乃盡出城中弓矢及令士賈輿隸人持之登城礮石積城上如阜水沃氈披之障矢甲統十人總甲統五十人搃甲五十人官與士斂之曰令爾守南城曰簿爾守北城曰典史爾守西城曰東城未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蕩爾蓄爾寧勿傷心義生勇：則無敵曰凡吾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

勿奔曰爾士爾甲晝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扇傳命斷者刑舟人為令發篋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狗閱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悉賊衆環攻之攻東城自辰至晡不下有健賊戴木索趨城下礮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賊陷南城入執扶風君扶風君罵賊：鬻殺之七月十四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亟順大窘與簿謀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啟視之多

髯而顧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辯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寔奏上制贈光祿寺少卿賜祭蔭子紹卿為子國生於乎順非宿憾君惟恥其無能語曰收心慘於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漢中非荒裔也猶待辯而核否則上下罔于順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剽盜寇中域桃源盜寇江西鹵數入邊值世久平文臣短于謀武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奔初東強陷民於城下得尸射繫縣印知為令段豸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蔭子為錦衣百戶世

襲已而予所聞上蔡令霍恩西平令王佐裕倅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廼而死偶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定矣功修於素節堅於危而安真丈夫哉扶風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明春秋深慕荀息之為人少舉於鄉初令諸城再令扶風有治績死時年四十七其兄瑋弟珂從子太史紹先紹祖子紹卿具衣冠招魂葬於代州東門外

唐君墓表 張岳

武皇之將巡幸尚內畏西宮外憚大臣甚諫有時騎馬

至東西華門閣者伏馬前諫不可為回轡者屢矣丁丑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下洵：部院臺諫詣海子跪門請回蹕上遣從者慰遣示以回期至期衆又欲往大臣有為鎮靜之說者揚言古天子以四時巡狩况南海子迓京師祖宗時常臨幸上一出即洵：如是徒搖人心不如無往衆乃止是年冬幸宣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則莫敢有諫止者是時宸濠逆械已成以重賄賂左右嬖近蠱上南幸傳者謂濠將以輕舟伏甲卒迎駕江上變且不測已卯春三月戒行

有日吏禮兵刑四部及翰林院先具疏列名詣闕下伏留甚懇上怒罰令跪門五日已而行人司繼之大理寺繼之工部主事三人又繼之上愈怒褫繼上疏者衣冠械手足下獄亦罰跪四月九日杖之於獄中越五日又杖於闕下獄亦罰跪余時備行人司行人司同僚者其人其杖四月九日杖之於獄中越五日又人杖死而唐君敬之與馬敬之為人開樊磊落長身美鬚髯熟於世故每論天下事掀鬚抵掌明於丹青其科目資望又獨先同僚衆莫不推服之聞其死尤為之痛悼初上頻歲巡幸無諫者而南巡即羣伏闕死諫願為

感動故自敬之輩死後竟不言南巡事已而宸濠逆械發覺詔遣勳戚重臣往鞠之濠遂發兵反上震怒召大臣議出師致討而濠已就擒江西當是時都城內外籍籍言幸不南巡如宸濠江上謀逆或四方莫知乘輿所在訛言相煽搖其為變豈可遽弭哉今上即位首詔贈敬之與同死者皆監察御史蓋以未官言路而死諫故卒以所能盡職者官其志云又父母妻皆贈如敬之官賜祭錄一子入太學皆異數也國家養士百五十六年祖宗列聖優假成就始終正德間權姦繼起用事士大夫

屢起與之抗或列名或獨諍雖貶黜死亡而氣不少挫最後變起宗藩連結左右嬖近之臣謀深而事秘非諸公舍一死以諫人心蓋岌岌矣古人有曲突徙薪之喻若敬之、死謂非繫天下安危成敗非邪敬之死時年四十四其再從叔父瀚方為刑部主事亦不以諫受杖幸不死為經紀其喪主事君今為浙江左布政而敬之所錄嗣子曰貞亦授南京光祿寺署丞謂余與敬之同官又同事知其狀最詳以墓道之表見屬嗚呼敬之生平為人故太史石潭汪公銘之詳矣余獨懼後世謂敬

之止於一節死諫而不知其所繫天下安危成敗有如
是者故特為書之使後尚有述焉

張公朱良泉山陰丞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二

墓文三十四

忠義

楊椒山墓銘 徐階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國家之制非
大臣不得與于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皇帝御極邇
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
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為國子生而特賜今謚

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
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
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
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悻敵
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敵為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
其不可者十辨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眾
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
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
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

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
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
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
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即問必不肯
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彙一召問可盡得其寔嵩
更借以為說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々至
斷指出胙不易辭詔杖公百送刑部獄即史君朝賓議
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紋公
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蚘蛇膳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膳或

謂公勿怕公咲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
吏畏禍莫敢睨公、乃自破甕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
復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為戰慄公顧自
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
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由作忠魂補天下相
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扼腕張
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
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
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

深自懲創毀方以為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為危言正
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
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
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
亦何以異而公不惧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
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
今藩叅王君世貞為求救于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
世蕃不可而其黨即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
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為震者累年其後

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紳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為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党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叅君與其友吳君國倫蔡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

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相繼獲罪而藩叅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于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已盡斥逐嗚呼後之欲為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為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日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荐卒業國學予時為祭酒奇公文因

明文海 卷四十五
日進公為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于衆教謀于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改望于恩卹之及去年幸聞未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為某月某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叅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為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藩叅君狀銘曰萬物稟氣以為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不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狗人心為憤地為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主明聖易

名建祠錫贈廕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為世鏡

霍上蔡墓表高叔嗣

嘉靖八年秋守河南都指揮軍事盧龍霍君錄其考上蔡知縣妣劉宜人死王事：河南高叔嗣讀其書其奏曰給事中臣瓚言河南巡撫都御史臣璋巡按御史臣鰲言上蔡破賊殺其知縣恩裂尸四置縣門其妻先自齧于室武皇帝曰其贈光祿寺少卿劉贈宜人錄其子下有司治祠屋共祀事其碑曰賊斬上蔡頸無血白氣

縷、如騰龍面犹生其傳碑同而與秦絕異人曰霍氏
不忍其酷故傳避之碑蒙其誤始賊入上蔡城上蔡人
相與謀脫霍使一人衣冠偽走賊呼我知縣來賊則羣
執以去以其間使霍可亡去霍不肯傳皆漏不載傳不
可信要之死不可諱徒使後萬世人疑者當以奏為正
于是采上蔡遺事勒石墓上遺事上蔡始為山陽設法
省共餽私費為安邑不受富民請初富民翁獨死其妾
私其貨于養子乃逐其養子歸其貨于其族以食其妾
罷山氏之為吏樵者遭宦者劉瑾奪其官起家為上蔡

賊攻上蔡城凡一日夜城破猶巷戰城卑于故蔡城而
附之故破劉宜人先上蔡一日死宜人築臺曰望夫宜
人少蔡十二歲繼娶始人以上蔡少子免賊初戕上蔡
于南門縣人収其尸上蔡少孤事繼母孝性不飲酒人
不敢干其介三仕家不益皆碑未載者十五事合前十
七事

沈東墓銘 張元忞

嗚呼自昔忠臣烈士感激于一時引領就斧鋸而不避
世尚以為難至若以直諫蒙函囚十有八年既出而辭

明史稿卷一百一十二
榮忍凍餓以終其身如吾會稽沈公者古今有幾哉公
諱東字宗安自稱梅崗子當肅皇帝季年分其父子怙
寵專政諸所進退一以賄入為低昂公初拜給事中每
觸事情憤將論列其罪狀語稍漏會總兵周尚文卒請
卹典嚴大憾其素不附已報寢公抗疏曰臣聞上有死
行之賞斯下有必效之忠尚文尚勇素著國之長城其
死也邊人亡不洒淚者而身後之典格而不議其何以
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己意為予奪臣竊
悼之疏入嵩大喜條旨杖公闕下尋繫詔獄垂絕者三

四恍惚見神人金甲頎然立于前呼先生者三徐曰少
忍亡恙既數月而創始愈先是公配張孺人自會稽來
念公未有子置妾潘與俱既至則公已下獄三日矣張
孺人語潘曰吾忍死以視夫朝夕分也若艾年且未識
夫面寧能共守乎潘涕泣誓以死待卒相與茹荼苦拮
据女紅易升斗公獄中橐餽賴以僅繼日惟兀坐玩周
易著周易通解及文言說內外本末稱名辨多要眇自
得不苟襲先儒齒頰發為詩歌悲壯悽惋令讀者裂眦
酸鼻庚戌冬敵入犯闕京師戒嚴詔集廷臣策所以退

明文海
敵者國子司業趙公貞吉抗言于朝曰解沈東之囚以
求直言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即敵可不戰而退亡
何趙公竟斥去公在獄聞敵狀輒具疏請得精騎五千
往來督戰以外疑敵而內翼蔽都城且度敵飽而歸必
道涿鹿出遵薊或衝突于宣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情歸
設奇兵擊必大勝嵩見疏輒又斥去曰囚安得上書其
後餘姚趙公錦以御史上虞徐公學詩以刑部主事會
稽沈公鍊以錦衣經歷先後上書論嚴氏卒被逮譴謫
以去時號越中四諫而嚴氏恨越人特甚會有構者謂

錦衣與公本同宗疑有連于是益切齒欲甘心于公屬
主者加械公手足公分且死誠家人死後事張孺人傍
徨紉衣袂具兩棺期俱死已而華亭徐少師聞之為中
救得免然嚴氏日夜以蜚語中公浸惑上聽壬戌嚴氏
敗公繫獄既十有四年而公父邠州公年八十有七疾
且草思一見公于是張孺人伏闕上疏請以身代繫令
夫得一見父以瞑凡三上乃下部議上不報然上意
稍動矣當是時上常居齋宮好鈞察外事即獄中一
語動日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得則姑以謾

明文海 卷四十一
語丙寅冬帖進云有鵲當沈東槩不休東曰豈有喜及
罪人者耶蓋謾語而上信之會何公以尚疏救海公瑞
忽有旨下何于獄而釋公歸而邠州公已不待矣乃
踊而號曰痛乎生不菽死不含吾尚得為人乎于是枕
塊水飲佯狂自廢丁卯莊皇帝登極首錄諸諫者起公
原官上疏乞補制尋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竟以疾
辭自是獨掃一室左右經史日夕研討其中所著有易
圖洪範律呂諸說書詩春秋周禮諸解及潮侯集雜詩
藁惜多逸者家故負僅有田十餘畝婦妾并日而食處

之怡然有司斬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辛巳年六十有
八微疾而逝少時好讀蘇武傳每讀輒掩卷歎當食
或廢箸由今觀之蘇處北海十九年白首歸漢公繫獄
十八年亦白首歸田蘇之歸也以雁書公之歸也以鵲
帖皆託之人而成于天事誠有不偶然者然蘇尚拜官
而公不拜蘇有子而公卒無子其節愈苦而教愈奇天
道其何如哉

沈青霞墓誌銘 王世貞

當先皇帝己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沈公由清

豐令入為錦衣衛經歷教從故尚書丞張遜業飲沈公少飲輒醉、則擊缶鳴、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哭泣教行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何敵闌入塞都門不啓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敵獲我中貴人為媢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斃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而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即予貢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敵所謂貢者也耶彼傳城而軍我城下盟耳竊以為天子御奉天門內帑饗士

解言者旌功臣敵固當自退而檢討毛先生起囁嚅言吾姑寬敵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建以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為申趙理刺、不休太宰夏公怪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喋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不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敵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墮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

明文海 卷四百六十一 十一
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教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
則若為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昧
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
日以重于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歛、
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逼我
而集于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
子翼虎胤社稷國大計請戮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
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諠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訖

大臣自為明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
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
有舍而保毋賈某者旁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
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
助薪爨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
大喜而塞外人驚爭為公譽相嵩以快公、亦大喜日
相與詈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
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聞嵩父子卿之切骨思有以
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

選悞避敵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邀避兵人僂之以為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謂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敵兵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僂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謂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為爾公曰恚吾向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詔魯指揮羅鎡走嵩子世蕃所曰是

夫也結死士擊劒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以解散其党矣鳳毛得代歸遷為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笑捕諸白蓮教通敵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僂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選五品卿寺順犹快也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速公長

明文海
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君時米
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為之地急下緹
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取世蕃死御史
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為襄理還其諸生今皇帝初詔褒
言事者沈公寬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
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
按楷殺人姦党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
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
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

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為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
強衛赤子為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在平以父憂歸服
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聲故錦衣帥陸炳聞而
賢之請吏部得公為經歷至則與鈞禮不敢以分加公
公愈益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
其任強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敵掠近
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
為言于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既謫保安而
屬歲大侵傾橐裝作粥、飢者收百里內散買地而瘞

之其人宰相而為祠生祀公。于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悒憤激之氣往。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而吟之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璧母俞夫人娶于徐有丈夫子四長即襄次袞次褒即死于公難者也最少子袞以穉免袞既白報公讎推太學恩袞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某志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銘曰為國擊嵩不勝公徒為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韡。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稽乎死而死矣

明
文
海

卷
四
百
九
十
二

七
四



